錯誤的責任。

筆者不是書評專家，對辭典也沒有什麼研究，上文所討論的，並不一定正確。所以寫這篇短文，是想給「辭彙」下次修訂時，作個參考，並非有意挑剔。假如本文能引起大家對中小型辭典的關心，也可算是一種意外的收穫。

楊青矗的「工廠人」

洪宏亮

書　名：工廠人
著　者：楊青矗
出版者：文皇出版社

在這「工場的機械和煙囪龍飛虎嘯；鐵管與塔架凌空起伏」（借用楊青矗「囿」中的話）的時代裏，大家正爲經濟起飛而矜矜自喜之時，楊青矗却叫我們不要在「機械的轟轟聲獨覇耳膜」中忽略了一股幾乎被淹沒了的咽啞的聲音。不參與實際生產行列的人們，是不會注意到這股聲音之存在的，可是對楊青矗這位曾經深刻體驗過工廠人生活的人來說，它却是清晰而緊緊抓住他的心弦的。在良知的驅策下，他寫下了一些替工人，特別是待遇菲薄的低等工人講話的小說。很顯然的，楊青矗寫作的目的，不是要我們注意他的小說技巧——老實說，他的技巧並不是怎樣高明、新奇——而是要引領讀者注視勞資關係中呈現的某些不公的社

會現象。寫小說對他是一種「任務」。「工廠人」的序中，他坦白承認，爲了自己的作品能爲國家社會盡一點言責他覺得欣慰。他之所以寫作，並非爲了成就一種藝術，他甚至認爲如果人與人，人與自然有一天能沒有絲毫的衝突，使小說家抓不到一丁點題材，他是很樂於棄筆不寫的。看過李昂「喜悅的悲憫——楊青矗訪問」（書評書目二十四期）的人，都知道楊青矗不甘心做個自命清高，一無是處的文人。他取材中下階層的人物，爲他們說話，記錄他們不受人注意的生活、思想、行爲和情感的關係，使社會人士重視那些生活困苦的人，使暴戾化爲祥和，不公平的爲之公平。他有一個很實際的寫作觀念，即是作家應該關心他所處的時代，肩負人類的苦痛，爲人類代言；反應人生，反應社會現狀，淨化人類的精神，使人生活得更好。因此顯而易見，楊青矗的作品內涵，孕含着的是所謂的文學良心，我們不妨把他的風格名之爲「良心的寫實主義」。至於他所運用的寫作技巧，也是清晰簡化的寫實技巧。寫實主義是要正確地、完全地、誠實地把社會環境與當時世界複製出來，因此這個複製品應儘可能簡單，以使人人都能了解。左拉曾把這種寫實技巧的簡化形式比喻作一個清明的「幕」，他說：「寫實的幕是一普通玻璃，很薄，很清晰，是如此透明，使得映像能通過其中而重現其眞相。」我們讀楊青矗的作品，也是如此易感於他的作品之簡易而誠樸的風格。他的小說突破了文體的裝飾性外殼，以及技巧的刻意求新，不含繁複的意象和象徵意義，有的只是眞實的反映，所以如此，毋寧說是由於作者只顧到內容的重要，而有關形式的問題自然就被忘却了。

說到楊青矗小說的內容，「工廠人」中的大部份作品，可以說是描敍以勞力換取生活的工人之奮鬥。「低等人」、「升」、「麻雀飛上鳳凰枝」直接討論臨時工的生活環境和心理狀況。「工等五等」、「囿」指出了工作評價不公引起的流弊。「掌權之時」、「龍蛇之交

」、「工廠人」則涉及了工人與主管之間利害關係問題的探討。另外純粹描繪工廠員工衆生相的有寫總經理之流飽暖思淫慾的「上等人」，和喜劇化而具諷刺意味的人物素描「樑上君子」。

臨時工制度是作者最關切的問題之一。臨時工待遇差，沒有保障，沒有退休金，長年累月的「臨時」下去，引發的嚴重性，甚至鑄成人間的悲劇：一個拉了三十年垃圾的老工人，爲了一小筆撫恤金，不惜付出生命的代價（「低等人」）。一個幹了十六年的臨時工，費盡心機走後門，好不容易有機會升正工，却不料弄巧成拙落了一場空（「升」）。一個瞞着太太而終於被發覺是臨時工的工人，遭遇了小孩被發瘋的太太溺斃的家庭悲劇（「麻雀飛上鳳凰枝」）。作者如此强調臨時工制度的不當，用心是很顯明的，他指斥這種十年八年以上的長期「臨時」，實在是變相的低薪僱用工人，不僅是一種剝削勞力的行爲，而且最大傷害是人性的被壓抑扭曲：「低等人」中的粗樹伯卑微的自認是最下賤的低等人，只高乞丐一級，甚至是公司的乞丐；「升」中的林天明被同事譏爲是走後門，扶搖陞的人；「麻雀飛上鳳凰枝」的「我」被知道是臨時工後遭到發狂的太太拿菜刀追殺。這些工人的做人尊嚴，都因爲「臨時工」的名義和待遇而喪失殆盡，他在人前抬不起頭來，卑微得幾乎不成其爲一個人了。

至於工作評價的不公，尤其令當事人憤怨不平。本來流弊的產生不在於制度的不好，主要是人爲的不當，「工作評價是交情評價、背景評價；課長要給你幾等，工作表就塡幾等評分的工作項目。」（「工等五等」）於是工等被評低的人永遠出不了頭，不管怎樣力爭上游都是徒然。因此有些人乾脆辭職不幹，另謀出路（如「工等五等」中的陸敏成），有些人則不甘於長期被壓制，把「等數吃虧悶在心裏的鬱結爆炸爲憤怒的火焰」，爲自身的利益去和主管作短兵相接的爭論，甚至演成犯上殺人的悲劇（如「囿」中的史堅松）。

楊青矗爲工人提出他們的願望：合理的待遇，同工同酬。工人羣衆中，由於存着這口飯是老板賞的心理，多數安於現狀，不敢據理力爭，但也有少數敢說話的工人代表，挺身而出爲同事爭取本身的福利，「工廠人」中的莊慶昌就是這樣一個火辣辣的人物。

從作者所寫的人物看來，楊青矗都賦予他們各自的生命，表現他們各自的言行、欲求，和對善惡是非所下的判斷。作者極少以主觀的立場來左右他筆下的人物。與時下一般作者最大的不同是，楊青矗不表現純粹的個人經驗，他審愼地不把自己介入作品之中。作者悲憫「低等人」粗樹伯的遭遇，但不給他超生，讓他適時地去尋求死亡；作者給了史堅松一個掙脫命運操縱的意志，去衝破「囿」帶來的痛苦，但對他殺害主管的行爲却也未表示多少同情；「工廠人」的工人代表莊慶昌和施總經理都各自爲了勞資一方的利益而堅持自己的理念，前者的慷慨陳辭固然令讀者血脉賁張，後者對工廠表現的深厚感情和臨走的依戀，又何嘗不令人感動？作者對他筆下的人物是懷着悲憫的情懷的，但他不輕易批評他們的善惡是非，因此使得人物的多面性，有了明確的呈現。楊青矗總不忘讓他的小說人物保留一部份未全泯滅的人性，不論是高高在上的總經理之流，或言行激烈的工人代表，都流露着一點人的感情的色彩，這樣的處理方式，是極動人，極富人情味的。

工廠人的生活是當代的社會現象之一，楊青矗關心他所處的時代，心懷悲憫與憐愛，爲當前的人生留下了忠實的畫像，並且可貴的是，他能以永恒的人性印證當代的表現，爲工廠人的羣體關係提供了一個改善的遠景。